

培 与泉 咏赋

彷徨 神州 朝华夕拾 野草新编

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

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

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字

其六杂文 其七杂文之集 其八杂文之末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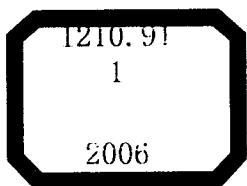
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集外集拾遗补编

中国小说史略 汉文学史纲要

古籍序跋集 译文序跋集

两地书 鲁迅书信 鲁迅日记

2



汉文学史纲要

鲁迅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文学史纲要/鲁迅 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6

ISBN 7-02-005864-7

I. 汉… II. 鲁… III. 文学史-中国-古代
IV. I20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8845 号

责任编辑:侯群雄

装帧设计:翁 涌

责任印制:李 博

汉文学史纲要

Han Wen Xue Shi Gang Yao

鲁迅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67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3 插页 3

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

ISBN 7-02-005864-7

定价 8.00 元

本书系鲁迅 1926 年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，分篇陆续刻印，书名刻于每页中缝，前三篇为“中国文学史略”（或简称“文学史”），第四至第十篇均为“汉文学史纲要”。1938 年编入《鲁迅全集》首次正式出版时，取用后者为书名，此后各版均同。本版仍沿用。

目 录

第一篇	自文字至文章	1
第二篇	《书》与《诗》	8
第三篇	老庄	22
第四篇	屈原及宋玉	31
第五篇	李斯	43
第六篇	汉官之楚声	47
第七篇	贾谊与晁错	51
第八篇	藩国之文术	58
第九篇	武帝时文术之盛	69
第十篇	司马相如与司马迁	80

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

在昔原始之民，其居群中，盖惟以姿态声音，自达其情意而已。声音繁变，寢成言辞，言辞谐美，乃兆歌咏。时属草昧，庶民朴淳，心志郁于内，则任情而歌呼，天地变于外，则祇畏以颂祝，踊跃吟叹，时越侪辈，为众所赏，默识不忘，口耳相传，或逮后世。复有巫覡，职在通神，盛为歌舞，以祈灵贶，而赞颂之在人群，其用乃愈益广大。试察今之蛮民，虽状极狃獠，未有衣服宫室文字，而颂神抒情之什，降灵召鬼之人，大抵有焉。吕不韦云，“昔葛天氏之乐，三人操牛尾，投足以歌八阙。”（《吕氏春秋》《仲夏纪》《古乐》）^[1]郑玄则谓“诗之兴也，谅不于上皇之世。”（《诗谱序》）^[2]虽荒古无文，并难征信，而证以今日之野人，揆之人间之心理，固当以吕氏所言，为较近于事理者矣。

然而言者，犹风波也，激荡既已，余踪杳然，独特口耳之传，殊不足以行远或垂后。诗人感物，发为歌吟，吟已感漓，其事随讫。倘将记言行，存事功，则专凭言语，大惧遗忘，故古者尝结绳而治，而后之圣人易之以书契。结绳之法，今不能知；书契者，相传“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。”（《易》《下系辞》）“神农氏复重之为六十四爻。”^[3]（司

马贞《补史记》)颇似为文字所由始。其文今具存于《易》^[4],积画成象,短长错综,变易有穷,与后之文字不相系属。故许慎复以为“黄帝之史仓颉,见鸟兽蹄迹之迹,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,初造书契”(《说文解字序》)。要之文字成就,所当绵历岁时,且由众手,全群共喻,乃得流行,谁为作者,殊难确指,归功一圣,亦凭臆之说也。

许慎^[5]云,“仓颉之初作书,盖依类象形,故谓之文。其后形声相益,即谓之字。字者,言孳乳而浸多也。著于竹帛谓之书。书者,如也。……周礼八岁入小学,保氏教国子,先以六书。一曰指事,指事者,视而可识,察而可见,上下是也;二曰象形,象形者,画成其物,随体诘屈,日月是也;三曰形声,形声者,以事为名,取譬相成,江河是也;四曰会意,会意者,比类合谊,以见指撝,武信是也;五曰转注,转注者,建类一首,同意相受,考老是也;六曰假借,假借者,本无其字,依声托事,令长是也。”(《说文解字序》)指事象形会意为形体之事,形声假借为声音之事,转注者,训诂之事也。虞夏书契,今不可见,峋嵝禹书^[6],伪造不足论,商周以来,则刻于骨甲金石者多有,下及秦汉,文字弥繁,而摄以六事,大抵弭合。意者文字初作,首必象形,触目会心,不待授受,渐而演进,则会意指事之类兴焉。今之文字,形声转多,而察其缔构,什九以形象为本,祇诵习一字,当识形音义三:口诵耳闻其音,目察其形,心通其义,三识并用,一字之功乃全。其在文章,则写山曰峻嶒嵯峨,状水曰汪洋澎湃,蔽芾葱茏,恍逢丰木,鱗魴鳗鲤,如见多鱼。故其所函,遂具三美:意美以感心,一也;音美以感耳,二也;形美

以感目，三也。

连属文字，亦谓之文。而其兴盛，盖亦由巫史乎。巫以记神事，更进，则史以记人事也，然尚以上告于天；翻今之《易》与《书》，间能得其仿佛。至于上古实状，则荒漠不可考，君长之名，且难审知，世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^[7]者，列三才开始之序，继以有巢燧人^[8]伏羲神农者，明人群进化之程，殆皆后人所命，非真号矣。降及轩辕，遂多传说，逮于虞夏，乃有箸于简策之文传于今。

巫史非诗人，其职虽止于传事，然厥初亦凭口耳，虑有愆误，则练句协音，以便记诵。文字既作，固无愆误之虞矣，而简策繁重，书削为劳，故复当俭约其文，以省物力，或因旧习，仍作韵言。今所传有黄帝《道言》^[9]（见《吕氏春秋》），《金人铭》^[10]（《说苑》），颛顼《丹书》^[11]（《大戴礼记》），帝善《政语》^[12]（《贾谊新书》），虽并出秦汉人书，不足凭信，而大抵协其音，偶其词，使读者易于上口，则殆犹古之道也。

由前言更推度之，则初始之文，殆本与语言稍异，当有藻韵，以便传诵，“直言曰言，论难曰语”^[13]，区以别矣。然汉时已并称凡箸于竹帛者为文章（《汉书》《艺文志》），后或更拓其封域，举一切可以图写，接于目睛者皆属之。梁之刘勰^[14]，至谓“人文之元，肇自太极”（《文心雕龙》《原道》），三才所显，并由道妙，“形立则章成矣，声发则文生矣”，故凡虎斑霞绮，林籁泉韵，俱为文章。其说汗漫，不可审理。稍隘之义，则《易》有曰，“物相杂，故曰文。”^[15]《说文解字》曰，“文，错画也。”可知凡所谓文，必相错综，错而不乱，亦近丽尔之象。至刘熙^[16]云

“文者，会集众彩以成锦绣，会集众字以成辞义，如文绣然也”（《释名》）。则确然以文章之事，当具辞义，且有华饰，如文绣矣。《说文》又有彣字，云：“彣也”；“彣，彣彰也”^[17]。盖即此义。然后来不用，但书文章，今通称文学。

刘勰虽于《原道》一篇，以人“为五行之秀，实天地之心，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傍及万品，动植皆文。……”而晋宋以来，文笔之辨又甚峻。其《总术篇》即云，“今之常言：有文有笔。以为无韵者笔也，有韵者文也。”萧绎^[18]所论，尤为昭晰，曰：“今之门徒，转相师受，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；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，止于辞赋则谓之文。…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，善为章奏如伯松，若是之流，泛谓之笔。吟咏风谣，流连哀思者谓之文。”又曰，“笔，退则非谓成篇，进则不云取义，神其巧惠，笔端而已。至如文者，惟须绮縠纷披，宫徵靡曼，脣吻遒会，精灵荡摇。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，其源又异。”（《金楼子》《立言篇》）盖其时文章界域，极可弛张，纵之则包举万汇之形声；严之则排摈简质之叙记，必有藻韵，善移人情，始得称文。其不然者，概谓之笔。

辞笔或诗笔对举，唐世犹然，逮及宋元，此义遂晦，于是散体之笔，并称曰文，且谓其用，所以载道，提挈经训，诛锄美辞，讲章告示，高张文苑矣。清阮元^[19]作《文言说》，其子福又作《文笔对》，复昭古谊，而其说亦不行。

* * *

[1] 吕不韦(?—前235) 战国末期卫国濮阳(今属河南)人,原

为大商人。秦庄襄王、秦王政时为相国，后被免职，忧惧自杀。他曾命门客编撰《吕氏春秋》，二十六卷。葛天氏，传说中氏族首领之一。八阙，据《吕氏春秋·仲夏纪·古乐》载，即《载民》、《玄鸟》、《遂草木》、《奋五谷》、《敬天常》、《建帝功》、《依地德》、《总禽兽之极》。

〔2〕 郑玄(127—200) 字康成，东汉北海高密(今属山东)人。长期聚徒讲学，后曾官大司农。所撰《诗谱》，分别说明《诗经》风、雅、颂各部分的地域、时代等情况；《诗谱序》总述《诗经》的形成与时代的关系。上皇，指伏羲氏(亦称庖牺氏)，相传他教民结网，从事渔猎畜牧。

〔3〕 据唐司马贞《补史记》(《三皇本纪》)：“炎帝神农氏，……斲木为耜，揉木为耒，耒耨之用，以教万人，始教耕，故号神农氏。于是作蜡祭，以赭鞭鞭草木，始尝百草，始有医药。又作五弦之瑟。教人日中为市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。遂重八卦为六十四爻。”

〔4〕 《易》 又称《周易》，我国古代占卜书。分经与传。经有卦、卦辞、爻辞三部分；传有十篇，是对经的解释。

〔5〕 许慎(约58—约147) 字叔重，东汉汝南召陵(今河南偃城)人。曾任太尉南阁祭酒。所撰《说文解字》三十卷，系文字学的重要著作。下文“书者，如也”，唐孔颖达《尚书序正义》：“《璇玑铃》云：‘书者，如也。’则书者，写其言，如其意，情得展舒也。”八岁入小学，《大戴礼记·保傅篇》载：“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，学小艺焉，履小节焉。”保氏教国子，《周礼·地官》载：“保氏掌谏王恶，养国子以道，乃教之六艺。”六艺，指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书，即六书。

〔6〕 岫嵎禹书 湖南衡山岫嵎峰上，有碑文七十余字，字体奇古，相传为夏禹所刻，实系后人伪托。

〔7〕 三皇 诸说不一。《帝王世纪》云：“天地开辟，有天皇氏、地皇氏、人皇氏。”西汉孔安国《尚书序》：“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谓之三坟”；唐孔颖达《正义》：“三皇之书为三坟。”

〔8〕 有巢、燧人 皆传说中氏族首领。相传有巢教人巢居，因号有巢氏；燧人教人钻木取火，开始熟食，因号燧人氏。

〔9〕 黄帝 传说中的上古帝王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：“黄帝者，少典之子，姓公孙，名曰轩辕。”《道言》，散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等书。如《吕氏春秋·去私》记黄帝之言曰：“声禁重，色禁重，衣禁重，香禁重，味禁重，室禁重。”

〔10〕 《金人铭》 西汉刘向《说苑·敬慎》记孔丘在周太庙见一金人（铜人），背上刻有铭文，有句云：“荧荧不灭，炎炎奈何。涓涓不壅，将成江河。绵绵不绝，将成网罗。青青不伐，将寻斧柯。”

〔11〕 颛顼 据《帝王世纪》载，颛顼即“高阳氏，黄帝之孙”。《大戴礼记·武王践祚》载颛顼《丹书》语云：“敬胜怠者吉，怠胜敬者灭；义胜欲者从，欲胜义者凶。”

〔12〕 帝喾 据《帝王世纪》载，帝喾即“高辛氏，少皞之孙”，少皞为黄帝之子。《贾子新书·修政语（上）》记帝喾语云：“德莫高于博爱人，而政莫高于博利人，故政莫大于信，治莫大于仁，吾慎此而已也。”

〔13〕 “直言曰言，论难曰语” 语见《说文解字》第三卷。

〔14〕 刘勰（约465—约532） 字彦和，南朝梁南东莞（今江苏镇江）人。所撰《文心雕龙》，十卷，五十篇，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性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。下文自“三才所显”至“俱为文章”，均据《文心雕龙·原道》：“高卑定位，故两仪既生矣。唯人参之，性灵所钟，是谓三才；为五行之秀，实天地之心。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傍及万品，动植皆文：龙凤以藻绘呈瑞，虎豹以炳蔚凝姿；云霞雕色，有逾画工之妙；草木贲华，无待锦匠之奇；夫岂外饰，盖自然耳。至于林籁结响，调如竽瑟；泉石激韵，和若球铎；故形立则章成矣，声发则文生矣。”

〔15〕 “物相杂，故曰文” 语见《易·系辞（下）》。物，指阴阳。此二句意谓阴（--）和阳（—）相错综即是文。

〔16〕 刘熙 字成国，东汉末北海（今山东潍坊）人。建安时曾在交州司职（一说任太守）。所撰《释名》，八卷，以音同或音近的字解释字义，推究事物所以命名的由来。

〔17〕 “𦘔，彰彰也” 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原作“𦘔，有文章也”。清段玉裁注：“彰，𦘔也，有部曰𦘔，有彰彰也。”彰，段注：“以毛饰画而成彰彰。”

〔18〕 萧绎（508—554） 即梁元帝，自号金楼子。初封湘东王，后即位称帝。所撰《金楼子》，笔记体著作，原为十卷，今存六卷。引文中的阎纂，即阎纁，字续伯，晋巴西安汉人。曾为太傅杨骏舍人。《晋书》有传。伯松，姓张名竦，西汉末年武阳人。因善作奏章，封淑德侯，官丹阳太守。《汉书·王莽传》载时人云：“欲求封，过张伯松；力战斗，不如巧为奏。”引文中的“今之门徒”、“精灵荡摇”，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作“夫子门徒”、“情灵摇荡”。

〔19〕 阮元（1764—1849） 字伯元，号芸台，清仪征（今属江苏）人，历任两广总督、体仁阁大学士等。著有《鞏经室集》，其中《文言说》、《文韵说》、《与友人论古文书》等篇，论析文笔之分。其子阮福撰《文笔对》，谓“有情辞声韵者为文”，“直言无文采者为笔”。此文收入他所编《文笔考》一书，又见阮元《鞏经室三集·学海堂文笔策问》。

第二篇 《书》与《诗》

《周礼》^[1]，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，^[2]今已莫知其书为何等。假使五帝书诚为五典，则今惟《尧典》在《尚书》^[3]中。“尚者，上也。上所为，下所书也。”（王充《论衡》《须颂篇》）或曰：“言此上代以来之书。”（孔颖达《尚书正义》）纬书^[4]谓“孔子求书，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，迄于秦穆公，凡三千二百四十篇。断远取近，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：以百二篇为《尚书》，十八篇为《中候》。去三千一百二十篇。”（《尚书璇玑铃》）乃汉人侈大之言，不可信。《尚书》盖本百篇：《虞夏书》二十篇，《商书》《周书》各四十篇。^[5]今本有序，相传孔子所为，言其作意（《汉书》《艺文志》），然亦难信，以其文不类也。^[6]秦燔烧经籍，济南伏生^[7]抱书藏山中，又失之。汉兴，景帝使晁错往从口授，而伏生旋老死，仅得自《尧典》至《秦誓》二十八篇；故汉人尝以拟二十八宿。^[8]

《书》之体例有六：曰典，曰谟，曰训，曰诰，曰誓，曰命，^[9]是称六体。然其中有《禹贡》^[10]，颇似记，余则概为训下与告上之词，犹后世之诏令与奏议也。其文质朴，亦诘屈难读，距以藻韵为饰，俾便颂习，便行远之时，盖已远矣。晋卫宏^[11]则云，“伏生老，不能正言，言不可晓，使其女传言教错。齐人语多与颍川异，错所不知，凡十二三，略以其意属读而已。”故难

解之处多有。今即略录《尧典》中语，以见大凡：

“……帝曰：畴咨若时，登庸。放齐曰：胤子朱，启明。帝曰：吁！胤讼，可乎？帝曰：畴咨若予采？驩兜曰：都！共工，方鸠僝工。帝曰：吁！静言庸违，象恭，滔天！帝曰：咨，四岳！汤汤洪水方割，荡荡怀山襄陵，浩浩滔天，下民其咨。有能，俾乂。金曰：於，鲧哉！帝曰：吁，咈哉！方命，圯族。岳曰：异哉！试可，乃已。帝曰：往，钦哉！九载，绩用弗成。帝曰：咨，四岳！朕在位七十载，汝能庸命，巽朕位。岳曰：否德，忝帝位。曰：明明，扬侧陋！师锡帝曰：有齔在下，曰虞舜。帝曰：俞！予闻。如何？岳曰：瞽子。父顽，母嚚，象傲。克谐以孝，烝烝乂，不格奸。帝曰：我其试哉。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，釐降二女于妣汭，嬪于虞。”

扬雄曰，“昔之说《书》者序以百，……《虞》《夏》之书浑浑尔，《商书》灏灏尔，《周书》噩噩尔。”（《法言》《问神》）^{〔12〕}虞夏禅让，独饶治绩，敷扬休烈，故深大矣；周多征伐，上下相戒，事危而言切，则峻肃而不阿借；惟《商书》时有哀激之音，若缘厓而失其援，以为夷旷，所未详也。如《西伯戡黎》：

“西伯既戡黎，祖伊恐，奔告于王曰：天子！天既讫我殷命，格人元龟，罔敢知吉。非先王不相我后人，惟王淫戏用自绝。故天弃我，不有康食。不虞天性，不迪率典。今我民罔弗欲丧，曰，天曷不降威，大命不挚？今王其如台。王曰：呜呼！我生不有命在天？祖伊反曰：呜呼！乃罪多参在上，乃能责命于天？殷之即丧，指乃功，不无戮

于尔邦!”

武帝时，鲁共王^[13]坏孔子旧宅，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，字皆古文。孔安国^[14]以今文校之，得二十五篇，其五篇与伏生所诵相合，因并依古文，开其篇第，以隶古字写之，合成五十八篇。会巫蛊事^[15]起，不得奏上，乃私传其业于生徒，称《尚书》古文之学（《隋书》《经籍志》）。而先伏生所口授者，缘其写以汉隶，遂反称今文。

孔氏所传，既以值巫蛊不行，遂有张霸^[16]之徒，伪造《舜典》《汨作》等二十四篇，亦称古文书，而辞义芜鄙，不足取信于世。若今本孔传《古文尚书》，则为晋豫章梅賾^[17]所奏上，独失《舜典》；至隋购募，乃得其篇，唐孔颖达^[18]疏之，遂大行于世。宋吴棫^[19]始以为疑；朱熹更比较其词，以为“今文多艰涩，而古文反平易”，“却似晋宋间文章”，并书序亦恐非安国作也。^[20]明梅鹗^[21]作《尚书考异》，尤力发其复，谓“《尚书》惟今文传自伏生口诵者为真古文。出孔壁中者，尽后儒伪作，大抵依约诸经《论》《孟》中语，并窃其字句而缘饰之”云。

诗歌之起，虽当早于记事，然葛天《八阙》，黄帝乐词^[22]，仅存其名。《家语》谓舜弹五弦之琴，造《南风》之诗^[23]曰：“南风之熏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；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”《尚书大传》^[24]又载其《卿云歌》云：“卿云烂兮，紉纚纚兮，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！”辞仅达意，颇有古风，而汉魏始传，殆亦后人拟作。其可征信者，乃在《尚书》《皋陶谟》，（伪孔传《尚书》分之《益稷》）曰：

“……夔曰：於！予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，庶尹允谐。

帝庸作歌曰：敕天之命，惟时惟几。乃歌曰：股肱喜哉，元首起哉，百工熙哉！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：念哉！率作兴事，慎乃宪，钦哉！屡省乃成，钦哉！乃赓载歌曰：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！又歌曰：元首丛脞哉，股肱惰哉，万事堕哉！帝曰：俞，往，钦哉！”

以体式言，至为单简，去其助字，实止三言，与后之“汤之《盘铭》^[25]曰：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同式；又虽亦偶字履韵，而朴陋无华，殊无以胜于记事。然此特君臣相励，冀各慎其法宪，敬其职事而已，长言咏叹，故命曰歌，固非诗人之作也。

自商至周，诗乃圆备，存于今者三百五篇，称为《诗经》。其先虽遭秦火，而人所讽诵，不独在竹帛，故最完。司马迁^[26]始以为“古者《诗》三千余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其可施于礼义，上采契后稷，中述殷周之盛，至幽厉之缺。”然唐孔颖达已疑其言；宋郑樵则谓诗皆商周人作，孔子得于鲁太师，编而录之。朱熹于诗，其意常与郑樵合，亦曰：“人言夫子删诗，看来只是采得许多诗，夫子不曾删去，只是刊定而已。”^[27]

《书》有六体，《诗》则有六义焉：一曰风，二曰赋，三曰比，四曰兴，五曰雅，六曰颂。风雅颂以性质言：风者，闾巷之情诗；雅者，朝廷之乐歌；颂者，宗庙之乐歌也。是为《诗》之三经。赋比兴以体制言：赋者直抒其情；比者借物言志；兴者托物兴辞也。是为《诗》之三纬。风以《关雎》始，雅有大小，小雅以《鹿鸣》始，大雅以《文王》始；颂以《清庙》始；是为四始。汉时，说《诗》者众，鲁有申培，齐有轅固，燕有韩婴，^[28]皆尝列于

学官，而其书今并亡。存者独有赵人毛萇诗传，其学自谓传自子夏；河间献王尤好之。^[29]其诗每篇皆有序，郑玄以为首篇大序即子夏作，后之小序则子夏毛公合作也。^[30]而韩愈则云，“子夏不序诗。”^[31]朱熹解诗，亦但信诗不信序。^[32]然据范晔说，则实后汉卫宏之所为尔。^[33]

毛氏《诗序》既不可信，三家《诗》又失传，作诗本义遂难通晓。而《诗》之篇目次第，又不甚以时代为先后，故后来异说滋多。明何楷作《毛诗世本古义》^[34]，乃以诗编年，谓上起于夏少康时（《公刘》，《七月》等）而迄于周敬王之世（《下泉》），虽与孟子知人论世^[35]之说合，然亦非必其本义矣。要之《商颂》^[36]五篇，事迹分明，词亦诘屈，与《尚书》近似，用以上续舜皋陶之歌，或非诬欤？今录其《玄鸟》一篇；《毛诗》序曰：祀高宗也。

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，宅殷土芒芒。古帝命武汤，正域彼四方，方命厥后，奄有九有。商之先后，受命不殆，在武丁孙子。武丁孙子，武王靡不胜，龙旗十乘，大糒是承。邦畿千里，维民所止，肇域彼四海，四海来假。来假祁祁，景员维河，殷受命咸宜，百禄是何。”

至于二《雅》，则或美或刺，较足见作者之情，非如《颂》诗，大率叹美。如《小雅》《采薇》，言征人远戍，虽劳而不敢息云：

“采薇采薇，薇亦作止。曰归曰归，岁亦莫止。靡室靡家，玁狁之故；不遑启居，玁狁之故。……彼尔维何？维常之华。彼路斯何？君子之车。戎车既驾，四牡业业；岂敢定居，一月三捷。……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